

朋友第一次来济南，我陪他看完泉水，他忍不住感叹：“人们都用‘泰山归来不看岳，黄山归来不看山’形容山水之美，如今我却要加上两句，那就是‘济南归来不看水，泉城归来不看泉’。”

作为济南人，我不敢随声附和他的赞誉，但我确实要感谢老天爷的偏心，它把雄伟给了泰岳，把俊秀给了黄山，却把天下的美泉集中到了济南！济南泉多，多到不可胜数；济南泉美，美到妙不可言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您可以不亦乐乎地看山观景、逛街购物、听曲品美食，但千万别忘了，赏泉才是您的黄金选项，来济南不看泉水，等于没来。

趵突泉是济南三大名胜之首，七十二名泉之冠，自然是您赏泉之首选。它位于市区中心，恰似城市的心脏，看泉水如柱汹涌喷发，你会觉得整个城市都在跳动。趵突泉泉分三股，每一股都有两三搂那么粗，粗大的水柱腾空而起，跃起数尺后向外翻卷，仿佛有人在暗中操刀，将那水柱一层层剥开，又一层层推去，瞬间便雕出一朵白色的浪花。只是这花雕得太大，偌大一个池子，只容得下三朵。

济南泉水千孔万面，别以为趵突泉能代表一切。其他想看啥呢？喜欢豪放的可以去黑虎泉，“石蟠水府色苍苍，深处浑如黑虎藏，半夜朔风吹石裂，一声清啸无月光”。黑虎泉藏在石壁之下，上方有巨石堆积，状似猛虎打嚏，泉水从虎口喷出，发出阵阵虎啸，“夜黑风高虎发飙”，吓得月亮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。

喜欢细腻的可以去珍珠泉，“风回池石破沧烟，涌出珍珠万颗圆”。无数只针鼻儿大小的泉眼像一群顽皮的金鱼藏在水草中戏水，吐出一串串珍珠般的轻盈水泡，摇晃着滚圆的脑壳火急火燎地往上蹿。然而一碰到水面，线就断了，撒落的珍珠随风漂浮，形成“百尺珠帘水面铺”的奇观。可惜了一池上好珍珠，就因缺了穿针引线的工匠，至今也没能串成一条完整项链。

喜欢幽深的可以去五龙潭，“传是蛟龙宅，龙潜何处寻？坛中台殿古，门外石潭深。树密云常合，亭高日半阴。坐来水色净，聊可空人心。”五龙潭深不可测，泉水



明府城史话

泉城归来不看泉

□李振声

呈墨绿凝重之色，让人看上一眼即可顿生“龙虎居焉”之想，闪出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感来。更喜一池锦鲤密密匝匝随波畅游，阳光照射粼光泛金，宛若龙宫门前盛开的珊瑚。

喜欢看群泉竞涌的可以去百脉泉，那里汇聚了数不尽的奇特名泉，韵味迥异仪态万千，宛如泉水博物馆：梅花泉梅开五朵，金镜泉金光闪烁，墨泉吐墨成河，龙泉倒泻琼浆……“百脉寒泉珍珠滚”，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——群泉竞喷，跳动的是舞，奏鸣的是曲，喷涂的是画，流淌的是诗。

泉水喷涌，为济南增添了秀水美湖，护城河和大明湖便是泉水杰作。

护城河让名泉牵手，是缠绕泉城的飘丝带。乘船环游，可以领略黑虎泉、趵突泉、五龙潭、大明湖等名泉名湖的秀丽风光。坐进当年康熙、乾隆游大明湖时乘坐



的那种画舫，听着小曲，品着茗茶，看远处的山，看山上的亭，看岸边的柳，看柳丛的花，看眼底的水，看水中的鱼……水动船行，驶入了画的意境；人景交融，人亦成了画中一景。

大明湖让群泉碰头，是泉水汇聚的会客厅。如今的大明湖经过改造扩建，水域增加了三分之一，观景增加了一倍以上，湖区向百姓开放，园中湖变成了城中湖。站在高耸的标志性建筑超然楼上俯瞰大明湖，蓝天白云，碧水红鳞，亭台楼阁，曲径断桥，花堤翠岛，画舫轻舟，鹭瘦鸭肥，柳细荷圆……明湖姿色之俏，堪比“浓妆淡抹总相宜”的瘦西湖。

有兴趣的还可以走进济南的僻街小巷，去感受一下老济南城的“泉水人家”。那里有众多有名无名的泉水，有的融入绕屋环流的小溪，有的躲在老胡同的角落，有的走进了居民小院，有的藏到了百姓厅堂。置身其中，可以欣赏老济南的小桥流水，品味老济南的风土人情，体验繁华都市中与与众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。

济南究竟有多少清泉？没人说得清楚，假如你问济南人，他会让你去数数济南人的眼睛。遇上雨水充沛的年份，人们经常会碰到一孔新泉吐着气泡咕嘟咕嘟往外冒。这里我可要提醒您哟，在济南走路脚步一定要放轻一点，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出一孔泉来。

小清河畔黄台桥铁路

(1891年)，盛宣怀受山东巡抚张曜委托，采用“以工代赈”的办法治河，分段施工，三年治理完成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，山东巡抚吴廷斌筹资建闸11座，以节制水位，保证航运。疏浚后的小清河，水深面宽，大小船只都能通过，方便了省城济南与渤海沿岸间的交通和贸易往来。

盐是小清河运出最多的货物，输出方向一是经海路运往江苏，二是从黄台桥运至涿口，再转由黄河民船运至河南。居小清河货运第二位的是粮食，主要有产自鲁西的小麦、产自河南的大豆及杂粮，运往烟台及胶东沿海地区。其他经小清河输出的货物还有草帽辫、棉花、苇席、花生、博山陶瓷等。在商品输入方面，从烟台、龙口输入的货物大部分为洋杂货和废铁；从上海输入的以各种南货为主，输入最多的为南纸；从大连、营口及朝鲜输入的主要是杂粮、木材和海产品。位于济南东北的黄台桥是小清河上游最大的货运码头，距济南城约3公里，距黄河涿口码头6公里。那里有很多经营船行、货栈、运输业的商号。凡由济南经小清河出入的货物，都要在黄台桥码头装卸起运。

1904年6月，胶济铁路通车后，以其运量大、速度快、成本低等优势，成为省内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，对陆路、水路交通产生很大影响。

为了让货物更快地运达目的地，一种水铁联运的方式很快诞生。黄台桥码头成为水铁联运的中转站，从水路过来的货物利用马车、手推车运到黄台站，通过胶济铁路运达淄博、潍坊、高密、青岛等地。而胶东半岛各地的特产和工艺品通过铁路运到黄台站，再通过人力运到黄台桥码头，装上船，走小清河或黄河运往各地。

很快，一个令商人们头疼的问题产生了。虽然黄台站距小清河只有2.5公里，路程很短，但货物在小清河与铁路之间来回装卸、搬运很不方便，费时费力，还有损耗。如果赶上雨雪等恶劣天气，道路泥泞不堪，车马行人举步维艰，经常误了运输

【味道泉城】

消暑的麻汁凉面

□张机

市井民俗说，“头伏饺子二伏面”，时下暑气蒸腾，老济南人有吃凉面消暑的习俗。酷暑难耐的我来到黑虎泉一带避暑纳凉，面对川流不息的汲泉水的人群，童年往事涌向心头。

早年间，黑虎泉是个开放的泉池，贴近南墙边的泉眼是个极不显眼、黑咕隆咚的“水洞”，住在附近的孩子们互相传说水洞中住着“水龙王”，管控着虎头喷水的大小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都存有一种敬畏感，每来此还要双手合十拜一下。

当时，黑虎泉的南岸上沿是半边街(现在仍沿用此街名)，黑虎泉的北岸是南马道街(如今黑虎泉西路的一段路)，南马道街口处有一座关帝庙，不时有附近居民来上香磕头。南马道街东头有条南北走向名叫“三曲巷”的小胡同，与北边的宽厚所街相连。我们家是宽厚所街的老户人家，四邻八舍的男孩子们常常相约，每人手提一把铁水壶到黑虎泉打水，会游泳的还敢脚踉在虎头上弯腰接虎口喷射出的泉水，而我生性胆小瘦弱，只好老老实实站在岸上，求助于邻家兄弟帮忙取泉水，为的是回家吃用黑虎泉水浸泡的麻汁面。

济南的麻汁面做法并不复杂：以鲜宽面条为佳，这样的面条吃起来既爽口又筋道。麻汁面的菜码倒是很有讲究，必备胡萝卜咸菜末、香椿芽咸菜末，其他为自选的时令菜蔬，如黄瓜丝，开水焯过的芹菜丁、豆角丁、韭菜段、菠菜段、绿豆芽(要掐头去尾，保留中间一段)等自己喜欢绿叶菜蔬。做正宗济南麻汁面，关键在调制出香味扑鼻的麻汁汤，选新鲜的纯芝麻酱放入一个盆内，先少加温开水(切忌水过多)，用筷子按一个方向慢慢搅拌，等稍加稀释后，逐次加温凉白开继续搅拌，直至变成一盆稀稠适宜的麻汁汤。煮熟的面条淡而无味，要尽快把热面条在冷水里浸泡凉透，吃面时加上各种新鲜的菜码，麻汁汤要漫过面条，最后加入备好的盐水、醋和大蒜泥作为调味品。

在汗流浹背酷暑难耐的当口，一碗凉兮兮、辣乎乎、酸溜溜且带着香喷喷芝麻味，点缀着红色的胡萝卜末、褐色的香椿芽末还有多种绿色的青菜码，只看上去已垂涎欲滴，凉面下肚后即感清爽，汤汤水水来个透心凉，顿时消除燥热和暑气。

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酷夏，时值“文革”动荡年代，在济南二中任教的我，此时已无课可教，心中憋屈难忍，有时候没黑没白地开会，下午5点半结束晚上7点还要继续，酷夏时节几十个教员封闭在一间教室里又闷又热。趁空休的时间，十几岁的我匆匆赶到西门桥对面的汇泉楼饭店(现趵突泉北路路东口处)买上一碗麻汁面充饥。那时要收2两粮票2毛钱，服务员把早已浸泡在大铝盆的面条用笊篱控控水，放到瓷碗里，上面加点胡萝卜和香椿芽丁，最后淋上麻汁汤和醋，我狼吞虎咽一番，身上顿时有了一股凉气。然后气喘吁吁地赶回学校，身在会上，脑子里却回味着麻汁面的余香。

时下各式各样的鲜面条、干面条比比皆是。品种繁多的各种时令菜蔬早已供大于求，超市里还卖起了袋装的“麻汁面菜码”。如今想让面条冷得快，可以放到冰箱里迅速冷却。一切都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了。可习惯于吃泉水过滤麻汁面的济南人，尤其一些老年人长途跋涉乐此不疲地亲临黑虎泉边，琵琶桥畔取水，为的就是一饱传统凉面的口福。看似吃凉面，品味的却是岁月的积淀。